

金缕鞋的魔咒

Ajia

艾嘉言情系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艾嘉言情系列

金缕鞋的魔咒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缕鞋的魔咒/艾嘉著. - 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2.10

ISBN 7-204-06608-1

I. 金… II. 艾… III. 言情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8396 号

艾嘉言情系列

金缕鞋的魔咒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呼和浩特市文苑印务中心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4.375 字数:110 千

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4000 册

ISBN 7-204-06608-1/I·1159 定价:8.00 元

楔 子

一九六三年。

美国，南加州迪克镇。

夕阳宛如残鹃泣如血，树梢飒飒风声，如湘裙般窸窣。

太风起兮云飞扬，一名黑衣黑斗篷的妇人弓着背、弯着腰，迎风走来，险些被这阵飓风刮得稳不住脚……

就在她前方二十米的木制小阶梯前，她看见一个低头啜泣的小妇人，双肩无助地在风扬云起的斜阳下抽动着。

黑衣妇人蹒跚独行地来到她的面前，双手拉紧自己的斗篷，似乎怕被人认出她的长相。

“你为什么这么伤心？”

她问着低头垂泪的少妇。

少妇突然噤声却不应答，也未将她的头抬起，似乎想赶走任何无意义的关心与同情。

“这个盒子里装了个宝贝，它可以让你美梦成真！”

黑衣妇人说毕便弯下身子，将这个精巧的木盒留在少妇的跟前，顶着强风，投身夕阳余晖中。

少妇这才将头抬起来，朝那已近消失的背影望去。

她讶然地吸了口气……

好怪异的穿着。

简直……简直就是童话故事中的巫婆化身！

一股寒颤倏地爬上了她的心头，牵动肩头微微颤抖着，仿佛想驱走这黑衣斗篷女人所带来的寒澈。

此时，风越刮越大，天空也飘起了细雨，少妇终于低下头看着脚边的木盒子……



她想伸手打开它，又犹豫不决，最后耐不住这种莫名如中毒般的诱惑，小心翼翼地以脚缓缓地将木盒的盖子踢开——

“砰砰”两声，一双闪着金光的金缕鞋掉了出来，只见瑞气千条、万丈光芒，令人难以逼视。

好美哦！

这是她心中此刻唯一的想法。

终于，她毫不犹豫地站起身，褪去原来的便鞋，将这双金缕鞋穿在自己的双脚上……

奇怪的事发生了……

她竟然笑了，而且笑得非常的自信！

霎时之间，天空的雨、大地的风似乎根本奈何不了她……

一九九七年，美国加州洛杉矶。

晏绫从早上九点，也就是台北时间凌晨二点，不停地拨电话回台北，连拨了两个小时，她老爸还没回到家，她泄气地挂上电话。

都这么晚了，他跑到哪里去？

晏绫已经来美国念书两年多，每星期一定会打通电话回家，问问老爸好不好！谁叫她母亲早逝，父亲又身处五光十色的演艺圈，三天两头不是喝花酒，就是得面对急着成名的女人投怀送抱！她真担心哪天老爸不是罹患肝癌，就是花柳病……之类的恶疾而终。

一小时之后，不放心老爸的她，又拨了电话回台北，“铃……铃……”

一声、二声……二十三声……

“哇！”地，接电话的声音终于传来。

晏绫不假思索地嚷道：“爸，你到哪里了？已经凌晨三点，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？”她像只聒噪的鸭子嘎嘎地叫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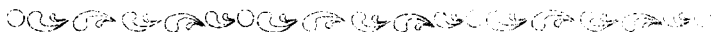
“呵——！”晏伯伦打了个酒隔，一个头两个大，混沌得分不清楚东南西北。

“爸！”晏绫继续尖叫，“你又喝酒了！医生不是叫你少贪杯的嘛！否则就算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你。我可不希望你和古龙一样，四十啷当就急着到‘阎老爷’那儿报到！”

晏绫就是这种个性，明明是关心，却嚷嚷得像是责备。

“你是谁？”晏伯伦真的是喝昏了头，连女儿的声音也没听出来。

反正他今夜根本没打算真正醒过来，沉浮影剧圈三十余载，还没有受过比今天更窝囊的气。



“什么？我是谁你都不知道？爸！叫你不要喝这么多的酒，您就是不听，唉！老爹我是你的女儿。”晏绫知道父亲深爱杯中物，但从未像这一次这么离谱，连她的声音都没听出来。

“女儿？哪一个女儿？呵——”他又打了个酒嗝。

“爸——”她感到好无力哦！“我是晏绫，你——晏伯伦唯一的女儿、亲生女儿！”

晏伯伦曾是演艺圈呼风唤雨的影视红星的经纪人，大小牌演员、歌星无不对他极尽逢迎拍马之事。只是这些年来，他的事业因贪杯而中落；而全盛时期收的明星“干女儿”，可以用一卡车一卡车来计数，可叹……“时不他与”，如今成了没人搭理的潦倒之辈，这也是他送晏绫至美国 UCLA 学电影的原因之一，想藉此重振“晏氏门风”。

晏绫衷心希望自己能在父亲尚未完全醉死之前，替他老人家分担解忧。

“我——我想起来了！嘿……对不起，女儿，老爸喝多了。”晏伯伦终于被“轰”醒了，傻笑着求饶。

突然，“呼”地一声怪响，透过越洋电话传进晏绫耳朵。

“爸——！你怎么了？”她的内心几乎已经跳到喉间。

“我——哦——没事！”晏伯伦已经因酒精作祟，导致双腿站不稳，跌了个狗吃屎，却不敢说。他这个小辣椒女儿一定会“大声地关怀”，一想至此，他哪敢实话实说啊！

“爸——”晏绫的口气放缓了，她知道父亲说谎。

人最常说谎的对象，就是给自己压力最多的来源者。她了解自己对父亲的“态度”，常让他又爱又怕。唉！她何尝想这么做呢？

是该改的时候了，毕竟……他老人家也活过半百，总不能听她这个小丫头片子的训才对！

“爸——，你受委屈了，是吧？”晏绫突然静下心，思索着前因后果——有什么事可以令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借酒消愁，而且喝

得醉生梦死？

只有事业和感情！

而今，能够打击他父亲的应该就只有事业了。

晏伯伦闻言，突然五味杂陈，这个女儿真是他的翻版，豆腐心、刀子嘴，看似粗犷却心细如发；似单纯又可以复杂；仿若理性又近感性。

他晏伯伦有此女，就算今生不能再造事业高峰，也可欣然赴九泉。

“呵！呵！”他纵情天地般地狂笑着，声声夹着苍凉无奈，却也有着坦然接受天命的胸怀。

“爸！又是哪些人渣给你气受？是张一飞？还是何佳丽？或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牌演员、歌星？”晏绫又恢复了河东狮吼之势，代父大骂这些影剧圈的矫情、无义之辈。

“孩子，别骂了，谁叫你老爸已老朽不堪了！这圈子就是这么一回事，人当红时，人人视你为金身菩萨；人一中落，谁理你，只当你是个屁！哦哦…对不起，老爸不该说粗话的，该我！该打！下次…下次不能喝这么多酒了。”晏伯伦一边打嗝，一边打着自己的脸颊，戏剧味十足。经年投身影剧圈的他，已不知这些表现是真还是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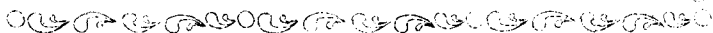
“爸，不用自责，骂得好！这些人渣本来就该骂，我还要带着你骂——”

“女孩子不可以讲脏话。”他连忙制止。

老天爷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她老爸还替她考虑到女子该端庄贤德之事，晏绫大叹口气，“爸，你就是人太好，才会被人踩、被人凌！如果是我——”

“孩子，别逞强，这圈子你不了解——唉！”晏伯伦似乎渐渐苏醒了。

“爸，我倒是想到一计，也许我们可以找那个中外当红，而且正



打算投资台湾有线电视的那龙合作，看那些自以为是天王的人渣还有什么皮调？”晏绫一心只想为父亲的事业杀出一条血路来，“对了，我知道他就住在比佛利山庄，也许我们可以双管齐下……”她越说越得意，宛若她就是那龙的经纪人，或是他的管家似的。

“哈——！”晏伯伦突地朗声大笑，“女儿，他好比天边星、云中月，要找他，恐怕比登陆火星还难！请问你是他的什么人？妻子？姊妹？还是他的女佣？如果是后者，我可是会心疼的。想我晏某人的心肝宝贝成了他人的佣人，我宁愿自己饿死、潦倒，都不愿你受半点委屈。”

“爸，你有职业歧视哦！”晏绫嘴上虽这么说，心头却一阵暖。唉！世上真的有父母好，有父母的孩子像块宝，一点儿也没错。

“不是我歧视，而是不甘、不舍。不过，你这个主意倒是让我的心好过了些，谢谢你，丫头。”晏伯伦灵光一现，仿佛想起了什么事，此刻酒精，似乎不再起任何作用，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，便连声道：“去上学吧，我已经没事了。早早学成归国，老爸的担子到时随你要不要扛都行。”他急着挂上电话。

“爸——”晏绫突然感到一阵鼻酸。人说中年失业最难熬，老爸失业最难堪，她不禁替父亲掬一把伤心泪，却再也说不出任何劝慰的话。



挂上女儿的电话，晏伯伦陷入沉思……

三滚两摔地来到自己的卧房，打开床头柜最下方的抽屉——整齐、有秩序的内容物，让人惊讶成日与酒为伍的他也有这一面。

晏伯伦索性席地而坐，深吸了口气，就像要举行一项重大的仪式，颤抖地伸出那双经年为岁月风蚀的老手，翻开最底层的一本泛黄、却保持得宜完好的相本。

这个小小的翻启动作，也将他的陈年记忆，全拾上了心头……

一双倩影，幸福洋溢地从蜡黄的照片中反映出来。美艳青春的女孩身边，有一个英挺俊逸的男子，就是三十多年前的自己！

“唉！”年轻真好！

晏伯伦酒精中毒的手，因激动不住而微微抖着。他来回回地抚着相片中女孩的脸颊，顿感喉头紧涩，哽咽难言。

不经意之中，他翻转相片，只见反面写着娟秀的几行字——他沉寂已久的心再次被刺痛着……

“伦：

我美吗？

好好爱我！”

永远宝贝你的 妍笔

泪水终于如开闸的水库汹涌而出。谁说男儿无泪，只是未到伤心时；谁说男儿无情，只是未逢佳人。

晏伯伦抽抽噎噎地老泪纵横，最后索性放声大哭……

“咔！”地一声，一个信封袋突地从相本中滑落，这轻脆的声音适时打断他悲怆的泪声。

晏伯伦马上将它找了开来，再一次陷入流金岁月中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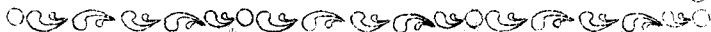
“伦：

您好吗？

多少年来，我一直想找你聊聊，但你的身边总有个她，我不愿意见入。然而，我将不久于人世，我想对你说，过去已矣，我欠你的，只有来生再偿。原谅我！到时，我保证不会再离弃你。

有件事我想麻烦你，其实他已大到可以照顾自己，但是天下父母心，我总希望有一个自己最信赖的人来关心他，他就是我唯一的儿子——那龙。

万事拜托了。



PS. 这是我们的电话……

永远感激你的 妍绝笔”

晏伯伦再度涕泪纵横、泣声惨绝，许久许久，他才从怆痛中抽离，拿起床头柜的电话，拨下美国 LA 的电话……

“铃……”

“Hello!”冰冷的声音从遥远的彼岸传来。

“请问邢龙先生在吗?”

“哪里找?”

“我是他母亲的朋友——晏伯伦。”他不卑不亢地说，心却不住地加速跳着。

半分钟后，另一个声音传来：“我是邢龙，请问您是?”

晏伯伦没来由地紧张着，说不出是因为闻声思念那遥远却又清晰的记忆，还是有求于人的尴尬，他嗫嚅地说道：“我是晏伯伦，您母亲三十多年前的朋友，我——”

“您好，晏伯父。”邢龙礼貌地说着，却也很想知道这个对母亲深具意义的男人，究竟有何所求?

“您——好。”这一声晏伯父，顿时让晏伯伦的信心大振，“我有事想麻烦您。”

“什么事?”邢龙的声音根本听不出任何的情绪。

不是他无情，而是他早已养成持平常心去看事待人。

晏伯伦终于简单扼要地说出他的目的，电话那端的人停顿了几秒，这才说道，“我很愿意与您谈谈，您可以飞一趟美国吗?”

“可以!可以!”晏伯伦没有想到这颗难摘的天星，竟然会同意见他!真是苍天有眼，该他老来运转!

对!他得打个电话给绫儿，告诉她，老爸要到美国看她了!

想着想着，嘴唇泛起多年来少见的愉快笑容。



晏伯伦坐在巨星 PUB 的老位子上等着张一飞，只见烟灰缸内已盛满了十多支的香烟屁股，这个鸟人竟然还没出现。

熄掉手中最后一根烟，晏伯伦拿起手机再度按下张一飞的大哥大号码。

“这个电话不通，请稍后再拨。”只闻电话语音系统。

“×！”他怒不择言地恶咒着。

他真是江河日下，不复以往，连这个原本一文不名，由他辛苦捧红的小演员，也敢这么晃他的点，越想越火。

他作出一个手势，向柜台的侍者要了一杯以威士忌为基酒的老式酒。

二分钟后，一杯黄澄澄的酒由该店的老板老方亲自送来，“晏佬，大白天别喝太多。”他们是旧识，委实不忍见晏伯伦这么牛饮。“谢了，没事！”晏伯伦苦笑，端起酒杯朝老友敬上一敬，猛地灌进他的啤酒肚里，“呼——！”一饮而尽，他吐了口气，潇洒地将酒杯放在桌面上，撇了撇唇。

“又是等张大牌。”老方似乎知道晏伯伦为何而烦。

“还有哪个龟儿子敢这么放我的鸽子！”晏伯伦愤愤不平地道。

“别气了，这种不懂事的家伙，混不了多久的！”老方替晏伯伦打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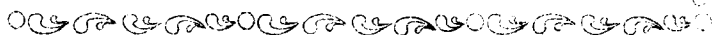
“×！”他又怒啐了一声。

就在这时，PUB 的自动大门打开了，一名衣着光鲜、眼戴墨镜、走路有风的顾高男子朝晏伯伦小快步走来……

“哦！晏佬，对不起，我到南港出外景，所以赶不及，打电话给你又找不到你……”张一飞睁眼说着瞎话，一边轻松地将墨镜给摘下来，看也不看老方一眼，就道：“柠檬汁一杯。”

老方边走边叹息，现在的年轻人——“唉！”他只能摇头。

“坐！”晏伯伦明知他扯谎，却也没戳穿他，谁叫这个圈子本来



就是虚,就是戏!

“对不起!对不起!”一坐下,张一飞忙着点燃女人惯抽的 YSL 凉烟。

“我找你谈一件事。”晏伯伦不慢不火地说。

“行!晏佬请说。”他满脸虚假。

“替林小龙跨个刀如何?”晏伯伦期望借助张一飞的知名度,带起他打算捧的新演员。

张一飞一听,缓缓吐了口烟圈,闷不做声,直勾勾地跳着晏伯伦。

“怎么样?你有什么条件?”晏伯伦一见他这个态势,就知道这个 Case 泡汤的成分已占九成九了。

“晏佬,不是我不帮忙。这几个月我的档期都满了——”他耸耸肩,根本懒得再谈下去。

“一飞,一星期只有十个小时,帮一下如何?”晏伯伦耐下性了,真怕火气一上,什么都谈不成,毕竟张一飞是目前台湾人气最旺的明星。

“晏佬,别再为难我了,真的很抱歉。”他一脸皮笑肉不笑地又吐了口烟圈。

“OK! OK! 算我没找你。”晏伯伦突然沉不住气,当下将白等他三小时的怨气,一次飙出来。

10

“晏佬,说话何必这么绝!凭良心说,就算我有空档,我也不为那小子跨刀,他根本不是块料!”张一飞也扯下虚伪的面具,不客气地反击。

“你——你——”晏伯伦气得直发抖,执掌一立,谁知整个人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,“呼”地又跌坐回去。

“你怎么了?”适逢老方端着柠檬汁走来,连忙扶起怒不可抑,却又使不出劲儿的晏伯伦。

“哼!晏太经纪人,反正你我的合约就到这个月底了,以后咱们

各走各的路！念你曾经拉拔过我，我给您佬一个方便，要我跨刀可以，但可不是为那小子，人由我来选！”张一飞重新戴上墨镜，丢下二张千元钞票，起身就往门外走去，丝毫不恋栈。

“你——你跣，你跣，看我签到邢龙之后，你能跣到什么时候。”晏伯伦简直气疯了，突改向来事前没谈妥之前，绝不放空气的作风。

没想到这一句率性之语，反成了张一飞嘲讽的箭靶。

“啊哈！晏佬，不是我瞧不起您，凭您现在的‘身价’，别说签这种国际巨星，就连三线的小牌演员你也签不到。我念您有恩于我，才没有和你中途解约。哈——！你若真能签到邢龙，那么，我愿意为所有你指定的小鱼小虾跨刀，而且不限期限，甚至可以作邢龙的小配角，如何？”张一飞鄙睨地反过身子讥讽着，“晏佬，别痴人说梦话了！留点老本，好给你在美国念书的宝贝女儿交学费！”话一说完扭头就走，远远还传来他嗤之以鼻的哼哈声。

“你——你——好个龟儿子！”晏伯伦狂怒地咒着，对已走远的张一飞根本起不了作用，似乎是说给自己听的。

“老方，再给我一杯威士忌！而且不准劝我！”晏伯伦已然失去理性地嘶喊着。

对他的无礼与狂吠，老方没有任何怨怒，反倒由衷地同情他，淡淡的哀愁也感染了同是步入老年的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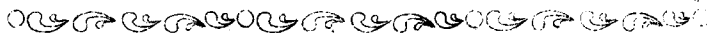
一杯杯的威士忌就这么无节制地端到晏伯伦的面前……

“酒！酒！”晏伯伦已经喝得伸手不见五指，仍不忘呼酒喊人，“酒——酒——酒——”他突然一口气换不上来，“咚！”地扑向桌面，猛咳了几声之后，就一动也不动了。

老方闻声朝他静穆孤寂的身影看去——

不对！

一种莫名的警讯在他的脑海响起，倏地，他放下手边的工作，沉重地一步一步向晏伯伦走去……



越接近那张死寂的桌面，他的心越发地狂跳……

老方小声地唤着：“晏佬，晏佬——”

没有回应，只有似无若有的音乐声流泄在这间 PUB 里。

“晏佬——”老方终于来到晏伯伦的面前，推了推他。

还是没有回应。

不——不——

老方戒慎戒恐地扳开晏伯伦的肩头——

“啊——！”他失控地喊出声。

血——血——桌子的血，老天！晏佬，你——你——这是怎么搞的！老天啊！

他开始嚷：“路克——快叫救护车——快——”

呜……呜……

远远地只闻救护车的警报响，声声冰冷地叫着，与晏伯伦无声无息的孱弱身形及满桌滩溢的血渍，形成强烈的对比，刺目且惊心。



“啊！”晏绫惊叫出声，一根白皙的手指头，不小心被水果刀划伤了，鲜血汨汨流出，染红了她手中为父亲准备的水梨。

父亲向来不爱吃水果，独爱二十世纪水梨，为了能让父亲享受女儿略尽孝道的心意，今晨她特别跑到中国城超市卖了一大箱，而且打算先削好，等老爸一进门就有可口多汁的水梨可吃，没想到平日引以为豪的刀上功夫，竟然闪失地割伤自己。

“呼——！”她吹着疼痛的手，忙着拭血包扎。看来，只好先去机场接机，等他老人家到了再削给他吃了。

裹好伤口，晏绫愉快地发动他的白色 TOYOTA，准备赶往机场。

才一启动，就发现向来少雨的 LA 竟然飘起雨……

顿时之间，她没由来地感伤起来。

没有理由啊！

一松油门，冷不防地竟撞到自家门前的邮筒。

她蹙眉头，今天是怎么了？

别管了！还是先赶赴机场，免得老爸下机看不到她会紧张的。

晏绫再次启动车子，“呼——”地滑进主干道……

雨竟然越下越大，天空一片灰暗，宛若电影中恶魔即将来临前的黑寂，瞧着手表，才下午四点五十五分嘛！天空不该这么黑的！

晏绫的心头再次感到烦躁不已，还有点无助……

管他天黑不黑、下不下雨，上路要紧！

晏绫旋即加足马力，只身投入这片雨海中……车外的二扇雨刷仿佛点缀车身似的，在骤雨中似乎起不了什么作用。朦胧的视线，开得她心慌胆颤，毕竟百分之七十的交通事故，多发生在骤雨急驶中。

突然，有一道闪电和着“轰隆”的巨响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自天空劈下——

“啊！”吓得晏绫失声尖叫，双手打滑失控的方向盘，在她来不及回神之际，朝后方的车身撞去……

“老天爷，保佑我啊！”她失控地尖嚷着。

“呼！呼！”晏绫紧接着听见两部车碰撞的声音自耳边传来……

千钧一发之际，庆幸她车内的安全气囊，适时地撑开了来。

后面被她闪撞到的车子，也因司机的机警反应，免于正面的撞击。

半分钟后，晏绫感觉到有人向她走来，惊悸未平的她，只知道自己理亏，希望早点离开车祸现场，以免老爸担心。

“小姐，你还好吗？如果没有问题，我想先救你出来比较好，以免车身着火。”一个沉稳的中年男子冷静地问着。

“我——非常的抱歉。”晏绫忙着道歉。在他的帮忙下，晏绫自气囊中抽身而出。

此刻雨势仍没有减的迹象，已成了落汤鸡的她，前思后想今天发生的反常事件，脑中突然闪现一个疑虑——

老爸没事吧？

也许是心电感应，也许是父女情深，也许是她多虑，霍地，她抓住中年人的手臂哀求着：“我撞坏你的车我会负责赔偿，但我可不可以求你行个方便，先送我到机场？”

中年男子看着被雨水淋透的晏绫，说不出来为什么，就是想帮她的忙，但是他的身分不容他作主，好生为难地杵在原地。

“拜托，现在是下班时间，我父亲已经到机场了，他如果看不到我会着急的。”晏绫急得泪水夺眶而出，和着雨水，已分不清是雨还是泪。

“我很想帮你，但这车子不是我的，我只是个司机，我得问问我的老板，你可以等一等吗？”中年男人知道眼前这个女孩没有说谎。跟着少爷多年，早已知道真情流露与做作演戏的差别。

不待晏绫反应，他已飞快地跑向后方黑色的宾士车旁，比手画脚地讲着。

车内的男子透过墨镜，犀利地朝全身湿漉漉的晏绫探去……

她会不会是另一个想“高攀”自己的小演员或是影迷？

迷濛中他瞧见晏绫那只忧戚的灵瞳，正期待他人伸出援手……



一时之间，他心软了。

打从上车，晏绫就没有细瞧过这个令世界疯狂的混血男人，正是主导她父亲事业的关键人物！一颗绷紧的心，全放在让她隐隐不安的父亲身上。

反而是这个男人对她的“漠视”感到兴趣，因为——